

读有所得

# 抒发人生感受，描摹自然山水

## ——评李元洛《夕彩早霞集》

余三定

李元洛的《夕彩早霞集》，所收诗联，绝大部分都是近十多年创作的。这本诗联集真挚地抒发了他对生活、对人生的体验、感受和感悟，真诚地表达了他对师友、亲人、学生的深情厚谊，生动地描摹和歌赞了自然山水的美丽和神韵，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许多成功的探索和创造。

抒发作者对生活、人生的真切体验、具体感受和深刻感悟，给人以哲理性的启发，是《夕彩早霞集》的突出内容和特点。《大围山诗草》组诗中的《山溪问答》写道：“山溪何事出山忙？问道风光在远方。识尽人间千百态，始知山是好家乡。”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写“山溪”匆匆忙忙出山，以为“风光”在山外的“远方”，但当“山溪”出山并阅尽“人间千百态”后，这才方知“山是好家乡”。“山”代表了清静、纯洁、超脱、美好，与世俗的“人间”比起来，当然是“好家乡”。这首诗显示了作者对纯洁、美好的歌赞与追求。

收入书中的诗联绝大部分为近十多年所创作，此时作者已进入向老之年，所以对于童趣的怀念，对于青春的回望，对于时间流逝的慨叹，在多首诗联中都有感人的表达和表现。《山塘垂钓》写道：“儿时往事已如烟，倒计时中觅旧缘。白首山塘边上坐，一竿钓起是童

年！”此诗前两句叙事中蕴含着抒情，给人淡淡的伤感，是抑；后两句写已经“白首”的自己到山塘边垂钓，居然领略了童趣和童乐，“一竿钓起是童年”堪称妙句，这是扬。《龙窖山十吟》组诗中的《千年银杏》写道：“宋雨元风杏叶间，山神寿更不知年。浮生得失何须问？日日莲花是好天。”面对经历了“宋雨元风”的千年银杏，作者油然而生崇高感、壮美感，因此“浮生”的“得失”都不须“问”，不须计较了。此诗表达了作者乐观、旷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富有理趣。

真诚地表达对师友、亲人、学生等的挚爱与深情厚谊，是《夕彩早霞集》又一重要内容和特点。《怀臧克家老先生》组诗的“小序”中道：臧克家“赐我之书信，也约有百通，其中多所赞誉与鼓励。”组诗第一首写道：“先生真是性情人，一见区区好语频。谁道书生空两袖，彩笺百道胜黄金。”前两句写1980年作者第一次到臧克家家里拜谒，受到热情接待，因而是“好语频”，作者由此肯定臧克家是“性情人”；后两句赞美臧克家的“彩笺”（书信）百通“胜黄金”，因为其有难以估量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赠黄维樸兄》组诗写给著名学者、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维樸，其中第三首写道：“人海相知数十年，此情长在岂如烟？香江楚水双公证，预约他生未了缘！”前两句写作者与黄维樸教授相交、相知已有数十年，感情深



厚；后两句写香港的“香江”和湖南的“楚水”可以同时作证，他俩的情谊会延续到“他生”。《祭内》组诗表达对逝去妻子的深情怀念，其中《中秋祭》一首写道：“共渡中秋六十年，相怜相守月圆天。我君去后中秋月，月到中秋再不圆！”前两句写自己和妻子“相怜相守”六十年，那时候的中秋都是“月圆天”，这是温馨而美好的回忆；后两句写妻子逝去后，“中秋月”已经“再不圆”了，凄清、哀伤的感觉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充溢字里行间。

用生动的语言、奇特的构思，描写山水美景和大自然的奇妙，让人仿佛置身其间，感同身受，是《夕彩早霞集》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和特点。《山林民乐》写道：“晴朝鸟啭千簧脆，雨夜蛙擂万鼓鸣。好个山林民乐队，为谁演奏到天明？”前两句写晴天早上的鸟鸣有如“千簧脆”，雨天的夜晚蛙声有如“万鼓鸣”，比喻非常独特；后两句则用“山林民乐队”把大自然的声音拟人化了，给人特别清新之感。《幕阜山八咏》组诗第一首《朝暮》写道：“石炼沙蒸草尽焦，烘炉天地总难逃。如今两字都凉透，快读深山暮与朝。”前两句具象地描写盛夏的酷暑，用了“石炼沙蒸”“烘炉”等能刺激人的感官的意象来形容；后两句写作者来到幕阜山后则是进入了完全相反的“凉透”的境界，于是作者便想好好地享受这难得的机遇。《北游草》组诗中的《春晚登慕田峪长城》第二首

写道：“长城飞舞入云烟，千里来登耄耋年。我与夕阳俱未老，壮心同在万山巅！”前两句，用夸张的手法把长城写活了，作者在耄耋之年不远千里来登临，值得点赞；后两句抒发作者登临长城后的感慨和胸襟，那就是“我”与夕阳“俱未老”，我的“壮心”也升华到了万山之巅。这一首，前两句写景叙事，后两句抒发感慨和豪情，与前几首的写法有所不同。

同时，收入书中的对联也都写得很有特色，耐人寻味，比如其为南湖藏书楼撰写的对联：“湖平堪作砚，豪挥万字；楼阔好藏书，气压百城。”就很富有想象力，很有气魄。

《夕彩早霞集》，李元洛 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赖端梓

一口气读完陈文老师的短篇小说集《快活岭》，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小说虽然大多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叙事，但却让人有一种现场感和亲近感。

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演讲中说到，每一个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那是他的文学领地。《快活岭》作者的领地是他的小溪村，所讲述的故事，也全都是关于小溪村的。

刚拿到书翻到目录时，“手工粉”“绢子布”“杨柳巷”这些标题让我想到当年读过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读过之后，发现两部小说的构思的确有相似之处，都是用一些语词来构建一个世界，来讲述这块土地上的人物命运、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只是《马桥词典》更多的是为“马桥”的“词”立传，将那些词复活、赋灵；而《快活岭》更多的是通过一些有着典型地方和时代特色的物事、地名来讲述乡村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则藏在了故事的背后。

《快活岭》的人物都是一个村庄里的小人物，但都是立体的饱满的色彩斑驳的，涵盖了各类人群。人的心灵世界更是丰富，有在生命的无常面前的伤痛，有见不得别人好的嫉妒，有不愿改变传统的执拗，有兄弟妯娌邻里之间的龃龉；但更多的是在叙人性的健康与美好，有邻里的守望相助，有归乡的教授对乡村的反哺，有兄弟间血浓于水的友爱互助，有对顾客游客的诚信与质朴，更多的是在艰难的生活中那种自我的救赎等等。总而言之，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在陈老师的笔下自由自在地游走。

《快活岭》在打上浓郁的地方印记时，又氤氲着时代的精粹。在很多的乡土作品里，我们经常能读到对过往的沉迷与眷恋，那些文字总盘旋在过去的山水自然、风俗人情和表达方式里；但《快活岭》不是，它是一种非乡愁式的书写。时代的变迁在这里全都看得得到影子，新城镇化、殡葬改革、旅游开发、脱贫攻坚、新冠疫情防控等时代的主题对这样一个小村落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影响。

《手工粉》中的张观保，妻子去世，离开小溪村到城里为儿子做饭带孙女，但在热闹喧嚣的城市里，他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热闹，于是他还是“挎着他那个来往于城里和小溪村的人造革包”回去了，可是当他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地方，杉木林依旧郁郁葱葱，但“厨房的灶台上一层灰尘”。在许多的作品里，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乡下老人进城后与城市的疏离感，而在这篇文章里，却还进一步讲述了新城镇化带来的一个副作用，这群土生土长的老人，竟成了心灵漂泊的人，熟悉的乡村，仿佛亦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地方”。

当然更多的是写在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与在这生长出来的文化精神。琵琶岗，原本是父辈们开荒开出来的，然后有了一个生产队，后来又随着青壮劳动力的外出，这里重新荒芜了起来，但在乡村振兴的关口，李能斌果断辞去公职离开城市回到村庄，在岗上重新开垦土地种红薯，把自家的新屋改造扩建为豆腐厂。而李能斌想做的不只是为了开厂，他更多的是想让“乡亲们不要出远门就有事做了”。

这种非乡愁式的书写是让人振奋的，作者也许是想在他的作品中去探究我们想要抵达的故乡究竟是何种模样，如沈从文一般，将自己的满腔热血以及对故乡风土人情的青睐全都灌注到作品中，去创造理想中的乡村范式。

同时，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样式的小说，尤其是乡土小说，它所使用的语言，总是反映着某一地域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风土民俗，使之与外地文化类型相区别，与他乡的民俗风土相区别。《快活岭》语言平易、自然，像话家常似的，而这家常是属于小溪村的，那些原汁原味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家乡方言、地方俗语等，让小说有了特别的情志与滋味。如：“猫公打翻饭甑好了狗”“门搭哩”“上屋、下屋”等等，读来让人犹感亲切。

作者在后记中说，故乡是文学的原乡，是写作的起点和落脚点。在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的目光不妨回望这方土地，去关注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去关心他们的喜怒哀乐，去讲述他们的命运沉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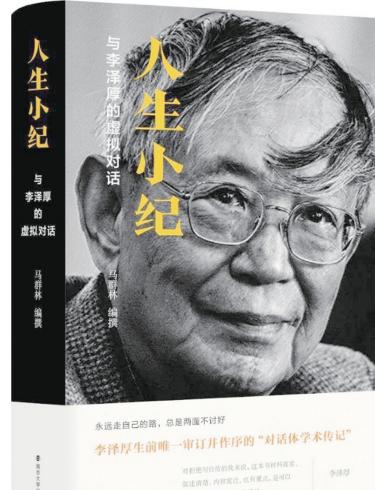
《快活岭》，陈文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走马观书



《起初·纪年》  
王朔 著，新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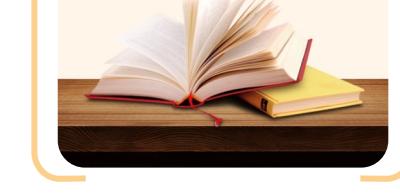
王朔以一种完全当下的方式演绎历史，并敷衍为长篇小说。在《起初·纪年》里，我们完全看不到正史那副严肃的面孔，王朔将这些人从史书的高位上拽下来，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一锅炖。如此，王朔再次确认了他的文化立场：一切都是平民的、日常的，也因此是人性的。



《人生小纪: 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  
马群林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是上世纪80年代的学术领袖，在多个学科领域内“但开风气不为师”，90年代又以“告别革命”引发广泛争论，退休出国后继续思考中国问题并陆续有著作问世，思想影响深远。《人生小纪: 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的内容均出自李泽厚著作，李泽厚先生说，本书可以当作自己的思想传记来读。

悦读



书里书外

## 地域民俗书写的广度、深度与温度

### ——评《浏阳民俗》

漆凌云

浏阳有千年古县之称，是湖南历史上著名的移民地区，素有“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之说。“东西南北”乡的乡民在长期的交融互通中形成缤纷多彩的民俗文化，如闻名天下的“浏阳烟花”等。

尽管历代志书及文人墨客笔下会有浏阳民俗的记述，但多是零散的、表层的，尚未整体呈现浏阳民俗文化的丰厚和多样。随着时代变迁，浏阳经济文化取得跨越式发展，系统梳理浏阳民俗文化恰逢其时。

《浏阳民俗》是第一部系统全面描述浏阳民俗的论著，呈现了千年浏阳的文化底色。该书视野宏阔，对浏阳农耕民俗、畜牧民俗、林业民俗、商贸民俗、工匠民俗、饮食民俗、茶烟酒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旅行民俗、游戏竞技民俗、戏剧民俗、酒宴民俗、婚嫁民俗、丧葬民俗、生育民俗、家庭民俗、宗族民俗、节日民俗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究，在浏阳文化史上留下了一部特色鲜明、多姿多彩的民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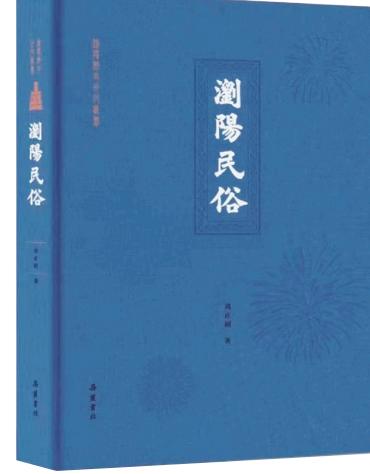
地域民俗的书写不止需要广度，还需要深度。刘正初是在浏阳民俗文化的熏习中成长的地方文化精英，长期在浏阳各地乡间采风问俗，耳濡目染中积淀着丰富的民俗志的书写是与民众对话的成果。近年来，民俗志的写作愈发重视书写的“温度”。万建中教授认为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文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地方民俗不应只是被书写的对象，地方民俗文化精英具有当地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参与民俗志书写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作者是土生土长的浏阳人，在浏阳民俗认知的广泛性和持续性上，有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细读全书，作者对浏阳人的民俗生活颇多“了解之同情”，方言土语信手拈来，如“犁得深，耙得好，光长庄稼不长草”“富不离书，穷不离猪”“吃不穷，用不穷，盘算不清一世穷”等。这些充满民间生活经验的语言让地方民俗的书写鲜活

灵动，富有韵味。作者对谭继洵、欧阳中鹤、胡耀邦等浏阳历史文化名人的传闻轶事烂熟于心，在记述有关民俗时恰如其分地引为佐证，为这本书增添了很多文学性和趣味性。

民俗志的书写不应只是单一化的学术话语，还需要地方文化精英和民众的多声部合唱。就此而言，《浏阳民俗》虽在学理探究上略有不足，但散文式笔调下展现了浏阳民俗的千姿百态，流露出浓郁的乡愁之情，散发出独特的山花之香。

《浏阳民俗》，刘正初 著，岳麓书社出版)



好书摘读

## 闽宁草

足；五是西海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用工成本低；六是西北地区食用菌发展迟缓，市场看好。这些优越条件确立了在宁夏发展菌草产业前景看好。

“种蘑菇？蘑菇还能种？没见过。”“就是能种，卖给谁？”彭阳人就充满了怀疑，但这并没有动摇林占熲的信心。在彭阳县古城镇小岔沟，有一排排废弃的窑洞，窑洞相对保温保湿，如果加以改造，应该能达到蘑菇对温湿度的要求。林占熲连夜打开着手电进行研究，经过强化，窑洞保温保湿效果非常理想。林占熲每夜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小路，打开着手电筒观测蘑菇的生长状况……一个个难题被攻克，香菇、平菇、毛耳菇、双孢菇、灵芝等食用菌种试种成功。

半年后，头批蘑菇出棚，第一批参与试种的农户种菇收入户均超过2500元，是种菇前人均收入的8倍多。“种菇前，我一家五口人历年粮食总产不足700公斤，人均收入不到300元，种蘑菇一下就超过了2500元，老教授真是神人啊，靠天不如靠他啊。”张文俊说起来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第二批菇农收入则翻了一番还多。

“传统农业以玉米种植为主，玉米秸秆无处可用，只能焚烧，还污染空气。发展食用菌产业，玉米秸秆变废为宝。企业将秸秆回收进行粉碎加工，制成食用菌培养基，生产平菇、鸡腿菇等菌类作物。”祁登荣说，“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深山出太阳，歌唱了多少年，这下太阳出来了，人们看到了走出贫困的希望。”

第二次闽宁协作联席会议上，菌草技术被列入协作项目，林占熲带领团队进驻西海固彭阳县。“深扎”一段时日，林占熲有了信心，一是西海固雨季为6月至10月，气温适宜，是种植菌草的黄金期，而这几月南方高温，雨水肆虐，正值菌草生产空档期；二是西海固土质好，远离工业闹市区，几乎没有污染；三是西海固气候干燥，菌草水分含量小，品质无疑上乘；四是退耕还林还草，用于菌草生产的生产资料充

越冬问题。在彭阳、盐池等9个县区小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中，建立菌草示范点，发展菇农，创办技术培训班，开展培训，福建农林大学教授和技术骨干在菇棚旁安营扎寨，与种植户同吃同住，指导搭棚绑架，手把手教授技术，不仅服务免费，还自掏腰包治菇病。菇农心疼地说：“黑了，瘦了，双手打满血泡，就像家里一口劳力。”

然而，作为科研人员，他们兴奋啊，只要能成功，让他们付出什么都可以。因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又有专家手把手地教，千家万户都能参与，菌草种植在宁夏全面开花，一年间建菇棚1.7万个，菌草种植面积60多万亩。随着菌草种植的快速发展，市场销售问题呈现出来。

1999年11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三次联席会议在银川召开，菌草专家有了另一项任务，要通过人脉关系和影响力，负责开拓市场销售，林占熲毫不犹豫地在责任书上签了名。产业熟，有门路，专家们北上南下，西进东出，客商来了，订单来了，西海固蘑菇销路打开了，蘑菇销到了上海、广州、香港……高峰期，银川至上海飞机的货舱内全部被闽宁村的蘑菇装满。一个菇棚带动菇农户年均增收8000元。菌草被誉为“东西协作扶贫的希望”。

宁夏将菌草生产列为千村扶贫开发工程的一个重要产业，并制定下发了《闽宁万户菌草产业扶贫实施方案》，菌草种植技术在宁夏迅速推广，并有了另一个名字——“闽宁草”。

（摘选自《西海固笔记》，季栋梁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